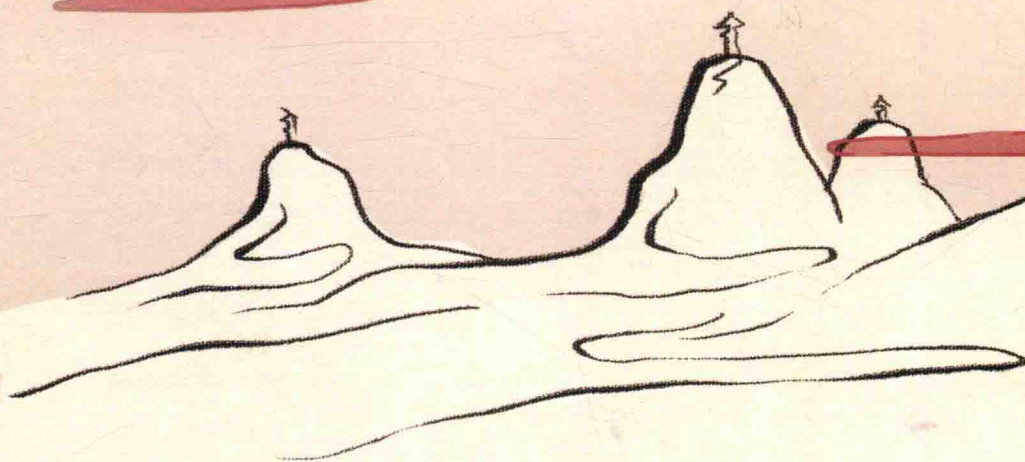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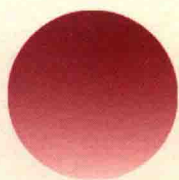


塔虎城风雨

李艳明 著



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上英雄辈出的塔虎城，
一匹快马飞驰而过，
春，塞外东北。
一九四八年，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非外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塔虎城 / 李艳明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201-12798-9

I. ①风…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6255号

风雨塔虎城

FENGYU TAHUCHENG

李艳明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凯
封面设计 凉 日

制版印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1 / 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20.5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塔虎城情势告急	001
第二章	梁化宇暗设毒计	040
第三章	王克南调整部署	088
第四章	谋全局敲山震虎	115
第五章	刘站长识破阴谋	154
第六章	建基地深谋远虑	204
第七章	保农场玉柱牺牲	249
第八章	战友情深忆往昔	287
第九章	调新郎跨江参战	302

第一章 塔虎城情势告急

一九四八年春，塞外东北，微风拂面，阳光暖人。

美丽富饶的郭尔罗斯前旗境内，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嫩江像一条翡翠链子，弯弯曲曲地镶嵌在郭尔罗斯前旗大草原上。

东北野战军十七师一二六团一营官兵，正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向南挺进。

队伍前面是四个骑马的军人。骑白马的是营长兼教导员王克南，年龄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他高个头，宽肩膀，面孔微白，戴一副黑框眼镜，腰间半旧不新的手枪套里，插着一支乌黑的美式转轮手枪。骑在黑马身上的，是副营长孙志山，年龄三十岁上下，身材不高不矮，身体略瘦，皮肤微黑，肩上斜挎着一支驳壳枪。王克南身后是小战士赵虎，另一个叫张庆山。官兵们习惯地称张庆山为“猪倌”。赵虎和张庆山的年龄相当，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赵虎是王克南的通讯员，张庆山则是孙志山的通讯员，二人的前胸几乎被一排硕大的皮质子弹袋盖住了，肩上背着令人眼红的美式冲锋枪，五颗木把手榴弹整齐地插在身后的帆布包里。

前面地形起伏跌宕，远远看去，山梨树棵棵都顶了一头白雪。团团白雪中又透出点点粉红，那是枝头布满了花朵的山杏树。

部队已进入郭尔罗斯前旗王府镇以南的丘陵地带。

王克南在马背上环顾了一下地形，又看了看手表，然后做出判断：“大哥，咱们马上就要走出郭尔罗斯前旗地界了。”

从王克南直接称呼孙副营长为大哥，就不难看出二人的关系。

听了王克南的话后，一旁的孙志山点点头，接着又吧嗒了一阵嘴，似乎很遗憾

地说：“克南，咱们这次任务实在是太紧了。要不，非到郭尔罗斯前旗的塔虎城不可，一是欣赏一下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塔虎城风貌，二是看一看咱们的一连长宏业。宏业去塔虎城任职快半年了，音信全无，我还真有点想他啊。”

王克南看了看孙志山，也无不遗憾地说：“可不是嘛？人家都说来到郭尔罗斯前旗，不看塔虎城就算白来郭尔罗斯前旗了，更何况一连长宏业还在那里。”

听王克南这么一说，孙志山的表情忽然就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克南，也不知宏业这个塔虎城的区长兼区小队长干得咋样了？”

看了看孙志山，王克南竟然长出一口气，随后叹道：“郭尔罗斯前旗刚解放不久，全旗百废待兴，社会需要稳定，塔虎城区的军政负责人可不好当啊。大哥，你还别说，这次咱们一营打农安和哈拉海，少了一连长宏业还真有些棘手呢。一连长宏业可是咱们一营的一员猛将啊！”

孙志山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他向王克南建议道：“克南，有个想法在我心里都很长时间了，一直也没对你说。咱们一营打完农安和哈拉海后，一定会打长春。大仗、恶仗还在后面呢，我看咱俩不如一起去找吕团长，请求把宏业调回来。”

王克南摇头：“大哥，你跟吕团长的时间比我长，吕团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一连长宏业不圆满完成任务，吕团长是不会让他归队的。我看，咱俩还是趁早打消了调一连长宏业归队的念头吧！”

孙志山不出声了，半天后，他才点了一下头，觉得王克南说的在理。

前面地形更加复杂，丘陵上树木茂密，杂草纵横。方圆一二十里根本看不见村落。王克南这时看了看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天，随即命令道：“天不早了，部队得加快行军速度，天黑前必须到达农安地界。明天凌晨对农安和哈拉海守敌发起强攻，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农安和哈拉海境内的国民党军。给长春的守敌一个下马威。”

身后的赵虎很快就把命令传达下去，部队立即加快了行军速度。此时，队伍内再没有一个人说话了，只有骤急的脚步声。

就在这时，队伍的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伴随着一股烟尘，团部的通信员张学快马加鞭赶到了王克南面前。

张学的突然来到，让王克南和孙志山同时都预感到，团部一定是又有什么新的命令。

果不出二人所料，张学刚一勒住马，就大声说：“王营长，团部紧急命令。吕团长命令你只带通讯员赵虎同志，立即返回团部接受新任务。部队由孙副营长带队继续前进，原有任务不变。”

常言道，临阵不换将。吕团长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会调王克南走的。

王克南脸色变得更加严肃了。此时此刻，王克南还能说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王克南和孙志山心里自然都十分清楚。

孙志山用老大哥的口气说：“克南，这个节骨眼上，吕团长急着调你走，看来任务一定很重要，你千万要保重啊！另外，敌情越是复杂越要注意安全。我和一营官兵都等着你胜利归来。”

王克南是被孙志山引领上革命道路的，从他当兵那天起就和孙志山在一起，算起来，已有七年多了。二人有着深厚的战友情和兄弟情。如今就要分开了，还真有些舍不得。没办法，军令如山！

“孙大哥保重！”王克南在马背上向孙志山敬了一个军礼。之后，王克南又把目光投向孙志山身后的张庆山，嘱咐道：“猪倌儿，好好保护孙副营长！孙副营长有半点危险，我拿你是问！”

“是！请营长放心！”张庆山声音洪亮地回答，同时向王克南敬了一个军礼。

“大哥，我们走了！”王克南、张学、赵虎调转马头向北奔去。

孙志山面色凝重地和张庆山转向北方，目送王克南三人离去。烟尘飞扬，王克南三人马背上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中。

四周松柏参天，极目无穷的楼阁亭台，一座独门独院的青砖碧瓦古建筑，彰显了院子主人的显赫身份。这就是郭尔罗斯前旗有名的王爷府。王爷府建筑的样式和布局，完全是仿照北京王府建的，郭尔罗斯前旗王爷府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直是哲里木盟和郭尔罗斯前旗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王爷府两扇共镶着九九八十一颗圆头铜钉的红漆大门向内打开着。大门口，两

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像两尊雕像似的一动不动站在大门两侧。也许是听见了马蹄声，院内走出两名战士，和王克南打完招呼后，牵走了王克南等人的战马。门口的哨兵抬手向王克南敬礼，王克南一边还礼一边快步迈进了院子。一进院，王克南就听见东西厢房不时传来“滴滴答答”的电报接收声。

团部的高参谋手里拿着一份刚拟好的电报稿从团指挥部出来，正好和王克南迎面相遇。

高参谋看见王克南先是敬了一个礼，然后又面带笑容地说：“王营长过来了？吕团长在团部都等你半天了，快点儿过去吧！”

“好的，我这就过去见团长。”王克南还礼说。

团指挥部的门敞开着，室内只有吕绍刚团长一个人。吕绍刚身材魁梧，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四十出头的他此时正右手握着红蓝铅笔，对着墙上的地图沉思。吕团长的注意力太集中了，竟丝毫没有察觉王克南三人已经来到了团指挥部的门口。

“报告团长，一二六团一营营长王克南奉命来到！”

听见王克南的报告声，吕团长转过身来，原本肃穆的表情有了些许笑容。

“来，克南。你们俩也过来。”吕团长又向张学和赵虎招了招手。

王克南三人进屋后，吕团长示意三人坐下，然后拿起水壶就亲自倒水。张学见状，急忙过去接吕团长手中的水壶，却被吕团长拦住了。吕团长一边倒水一边说：

“小张啊，你以后不能跟我了。”吕团长说到这里，又把话头停住了。

吕团长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一下子让张学愣住了，他有点猜不透吕团长的心思，看看王克南和赵虎，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茫然了。

王克南这时也在琢磨着吕团长刚才说过的话，很快王克南就明白吕团长话中的意思。一路着急忙慌地向团部赶，王克南的嗓子早就渴了，可他双手接过吕团长递过来的杯子后却根本没有喝水，而是双眼却紧盯着吕团长。他在急切地盼望吕团长下达任务。

“克南，着急了吧？是不是想知道给你的是什么任务？”吕团长猜出了王克南

的心思，盯着王克南问。

“是的，团长！你就下命令吧！”王克南放下杯子，立正回答。

“团部决定派你带张学同志和赵虎同志，去郭尔罗斯前旗的塔虎城区工作。”吕团长的话很简短，但目光中却充满了坚定。

“一连长宏业和小刘现在不是在塔虎城吗？”王克南问了一句。

“一连长张宏业和小刘被土匪杀害了。”吕团长沉重地低下头说，表情显得十分痛苦。

“什么？一连长宏业和小刘牺牲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王克南瞪大了眼睛，有些不相信地问。

“前天傍晚，一连长张宏业和小刘下乡检查备耕生产工作，回塔虎城的途中被土匪杀害了。郭尔罗斯前旗旗委和旗政府人手不够，一时难以派军地两用干部去塔虎城区任职，所以要求咱们部队再派一名军事干部去塔虎城区工作。团部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你是最佳人选。因为你有文化，又有单兵作战经验，况且在黑龙江又剿过匪。”吕团长打住了话头，他说话时，眼睛一直也没有离开王克南的脸。看来，吕团长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王克南的身上了。

“团长，我接受任务。等我到了塔虎城后，一定为一连长宏业和小刘报仇！”王克南攥紧了拳头，双眼冒出了仇恨的火焰。他恨不得马上就赶到塔虎城，亲手为一连长张宏业和小刘报仇。

看着报仇心切的王克南，吕团长的内心又有些担忧了。他再次开口说话时，故意放缓了说话速度，叮嘱道：“塔虎城周边有两股土匪，一股在四十家子山，另一股在查干湖的西山。你到了塔虎城先不要有太大的行动。土匪在暗处，你在明处，千万别再吃一连长张宏业同志那样的亏。凡事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再行动，要依靠人民群众。另外，一定要防止土匪的偷袭。”

王克南点点头，他也觉得自己刚才是有些急躁了。稳住情绪后，王克南又扫视了一眼墙上的地图，补充说：“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塔虎城区的地形比较复杂，不利于大部队作战，只能用小股部队以智取胜。”

吕团长听了王克南的话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团长，你就给我派兵吧？我一定要彻底消灭塔虎城周边的土匪！”王克南恳求说。

吕团长摇摇头，态度坚定地说：“不行，我手里现在根本无兵可派。你们一营扫清农安和哈拉海的国民党军后，将和全团一起配合兄弟部队，对长春守敌实行包围态势。你到了塔虎城，先把塔虎城区小队的民兵武装发展起来。记住，在塔虎城的剿匪战场上，你王克南只能给我用地方武装打土匪。”

“团长，我明白了。扩充塔虎城区小队需要武器弹药。团部能不能派人给我送一些武器弹药过去？”

“可以，孙志山打下农安和哈拉海后，一定会缴获不少武器弹药，我派人给你送一些过去。放心，三天之内一定给你送到。不过，你要力争一年内把塔虎城区周边的土匪彻底肃清。只要肃清了土匪，不管咱们团在哪，你们三个人就立即归队。克南，你去塔虎城任职的职务是塔虎城区区长兼区小队长。职务降了，你不会介意吧？”

“职务高低都是干革命，我服从组织安排。”关键时刻，王克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和高风亮节。

吕团长一直绷着的脸，终于有了笑容。看来，吕团长对王克南的回答还是很满意的。王克南经过战火的历练，在过去的战争岁月中，曾多次临危受命，孤军作战，最终都圆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次也是同样，吕团长一定是没有看错人。他对自己的爱将还是很期待的。王克南将在塔虎城再一次创造奇迹。

“团长，任务已经明确了，我们三个人什么时候出发？”王克南有些急不可待地问。

吕团长拍拍王克南的肩膀，说：“午后出发，你们争取明天早晨赶到塔虎城。走，咱们先去吃饭。”

“是！”

王克南立正敬礼。

吕团长抬手还礼。

吕团长如释重负般长出了一口气，团指挥部的气氛和先前相比，一下子变得轻

松了。

“当，当，当。”王府院内的钟楼传来了钟声，往日听钟声，有一种沧桑甚至苍凉的感觉，可今天就不一样了，这声音听起来悠扬悦耳，催人奋进。

吃过午饭，为了早一点赶到塔虎城，王克南没有顾得上休息，就告别了吕团长，带着嘱托和张学、赵虎踏上了前往塔虎城之路。上了官道，战马一声声嘶鸣，蹄后扬起缕缕尘烟，箭一般向北驰去。

红日渐渐西沉，仙境般的美景展现在三人眼前。不远处，一马平川，绿草如茵，一些奇形怪状的老黄榆树散布其间，王克南三人犹如走入了童话般的世界里。

此时，天空洁净，万里无云。北望四十家子山，夕阳之下的四十家子山脉延绵不绝，层峦叠嶂，山顶云飞雾绕，神秘莫测。

王克南勒住战马，在马背上挺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看着眼前的景色，王克南赞道：“郭尔罗斯前旗真是个好地方！竟然有如此美景，真是名不虚传啊！”

赵虎指着四十家子山，兴奋地说：“营长，看来四十家子山离这不远了。是不是过了四十家子山，就快到塔虎城了？”

王克南跳下马去，看着赵虎笑道：“你别高兴得太早，四十家子山看起来很近，要走起来的话，少说也有七八十里的路呢！”

张学惊叹：“我的天啊，还有那么远啊！”

王克南指着前面一片平坦的草地说：“你们俩没在山区呆过，不知道山是看着近走起来远。好了，休息一下，咱们吃点儿东西。顺便让马也啃点儿青草。”

赵虎把三匹马牵到了一片牧草茂盛的地方，任由三匹马自由自在地去吃草。

一只孵卵的野鸡也许恋窝，赵虎一脚下去差点踩上它，肥大笨重的野鸡起飞时，把赵虎吓了一跳。随后，赵虎又兴奋地叫道：“野鸡蛋！营长，这回咱们有野鸡蛋吃了！”

赵虎这一喊，张学也赶过去了，张学弯腰刚要去捡野鸡蛋，被王克南叫住了。

“别动野鸡蛋！千万别动！”王克南挥了挥手。

王克南这一嗓子，让赵虎和张学都愣住了，二人不解地回头望着王克南。

王克南走过来，解释说：“你们俩记住，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的，也是小动物们的。去年我看了郭尔罗斯前旗县志，据史料记载，塔虎城区和查干湖周边，各种野生动物有几百种。咱们今后要学会和动物和平共处，绝不能干伤害小动物的事。”

“人和动物和平共处？营长，那就是说，以后连狼都不能打了？”赵虎挠起了头，似乎很不理解王克南的话。

王克南笑道：“对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呀！”

“营长，啥叫生态平衡？”张学也不解地问。

“你们俩没念过书，一时半会儿和你们说不清。等打完了仗，我看你们俩有必要去学校念书了。等你们有了知识，就明白什么是生态平衡了。”王克南说完，带着赵虎和张学向前走去。好客的草地舒展开巨大的胸怀，迎接着三个人的到来。

西方天际的太阳更大更红，正慢慢地滚落下去。草地上，三个人的影子被悠然地拉长了。天气立马变得有些凉爽起来，然而空气却很新鲜。有股淡淡的清香味在三个人的身前身后绕来绕去，当这股清香味钻入鼻孔时，感觉就像刚刚吃过一个脆梨，让人觉得清凉舒坦。

吃过干粮后，王克南身体向后一仰，顺势躺在了草地上。白天被炙热的太阳烘烤过的大地，此时正升腾着一股股热气。王克南感觉后背受过伤的地方舒服极了。

夜幕悄悄降临。西南天空上出现了第一颗星，这颗星很亮，很大，似乎距地球也很近。王克南盯着这颗星陷入了沉思：离开野战部队，到塔虎城地区去工作，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既复杂又陌生的任务。剿匪虽不同于往日作战，但也会有流血牺牲。王克南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好在有人民群众做后盾，王克南的心坦然多了，也有了必胜的信心。

天完全黑了下来，四野万籁俱寂，徐徐而来的微风不断带来一丝丝凉气。让人感觉精神了许多。三个人收拾好行装，骑上马继续向前赶路。

路变得越来越难走，三个人时而下马时而上马，在夜色中艰难地走了大半宿，总算来到四十家子山的山脚下。此时，夜幕沉重，星光惨淡，山风吹来，山谷回响，回响的山风中不时还伴有各种野兽的号叫声，听起来有些瘆人。

战马竖起耳朵昂起头，前蹄刨地，变得有些狂躁不安起来。之后，三匹马又不约而同地打起了响鼻。三个人拽紧了各自手中的缰绳。

抬首望去，夜幕笼罩下的四十家子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挡在了面前。找了半天，根本没有上山的路，三个人只好牵着马，沿着灌木丛中的羊肠小路向东摸索着绕去。前面的路弯弯曲曲，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找到出山口。

三个人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三个小时后，在四十家子山的最东端，找到了北去塔虎城的路口，出山口东面就是新庙山。

四十家子山与新庙山像两条巨龙，头对着头，龙首处高高崛起，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南北门户”的咽喉要道。这里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两条龙首处，有历代遗留下来的石塞烟隧，日伪时期构筑的钢筋水泥炮楼。

“快，跟上！”前面的王克南压低了声音。

王克南三个人牵着马，很小心地走过龙口。

赵虎回头暗暗惊叫道：“我的天呀！这要在龙首处架上两挺机枪，就是千军万马也休想过来！”

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曙光，隐约听得见远处村庄的鸡叫声。天就要亮时，王克南三人才进入塔虎城地界。穿过黑松林后，向北望去，塔虎城的轮廓已依稀可见。

东面嫩江方向吹过来的微风夹杂着水汽打在脸上，让三个人顿觉心旷神怡。浑身的疲惫一下子荡然无存。

战马似乎也懂得主人的意图，自觉加快了步伐。前方道路很平坦，也变得好走了！

“咯噔，咯噔”清脆的马蹄声传出很远很远。附近村庄里传来的狗叫鸡鸣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

一轮红日，从东方的云海中喷薄而出，新的一天开始了。

离塔虎城越来越近。不知为什么，王克南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他隐约觉得自己今后的命运，很可能和塔虎城有些分不开了。莫非自己今生与塔虎城有缘？王克

南正在浮想间，听到了塔虎城护城河潺潺的流水声，流水声清澈悦耳，极近又极远。仿佛天籁之音。

塔虎城呈正方形，周长五千多米。城墙全部为土筑，并分层夯实。城墙高六米，基础宽二十五米。四面城墙的正中各有一门。东门外的地势较低，向东不到一里地就是著名的嫩江。每个城门都设有半圆形的“瓮城”，门的两侧是高出城墙半米多的垛口。城墙的四角设有角楼，呈圆形，高出城墙四米半，并稍凸城墙内外。站在角楼上，就可以环顾左右两侧的城墙，与垛口互相照应，仅为一箭之地。

王克南在马背上赞道：“塔虎城名不虚传，建得太完美了，整个防御系统设计得简直天衣无缝。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

“营长，你看，塔虎城城门口有人。估计是接应咱们的地方同志。”赵虎眼尖地叫道，伸手向前方的塔虎城城门指去。

王克南抬眼向塔虎城城门方向望去，果然看见五六个人影在城门口晃动。

等待在塔虎城城门口的人，是郭尔罗斯前旗旗委书记兼旗长巴图巴根、塔虎城区副区长兼区小队副队长白玉柱和几位民兵骨干。

看着远道而来的王克南、张学、赵虎，巴图巴根和白玉柱等热情地迎了上去。王克南跳下马，紧走几步上前与巴图巴根和白玉柱等握手。

王克南和巴图巴根是老相识了，去年巴图巴根向十七师送过新兵，还是王克南出面接待的巴图巴根。

“可把你们盼来了！这回我们塔虎城区小队有主心骨了。”白玉柱还没有等巴图巴根介绍，就既兴奋又激动地拉住了王克南的手。相互问候过后，白玉柱前面带路，众人一边说话一边向塔虎城内走去。进了城，看见不远处有一座青砖大院，院内有十余间青砖瓦房。

王克南指着大院，好奇地问：“这个大院也是古建筑吗？”

白玉柱摇头说：“这是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这里是日军的粮站。咱们塔虎城区物产丰富，小日本鬼子在这里没少掠夺咱们的粮食和水产品。”

“清朝末年，日本人勾结官府，想廉价购买塔虎城草原和查干湖。三家子村的陶克陶胡率众发动了抗垦大起义，一举粉碎了日本人企图霸占塔虎城草原和查干湖

的阴谋。”巴图巴根插话说。

王克南双眼一亮，兴奋地问：“塔虎城真是英雄辈出的地方，陶克陶胡就是民间传说的陶老爷吧？”

“王营长说的一点没错，我们这一带的农牧民，现在仍然管陶克陶胡叫陶老爷。”白玉柱快言快语地说。

“三家子村，还有陶克陶胡的后人吗？”王克南继续刨根问底地问白玉柱。

白玉柱双手一摊，很遗憾地说：“没了，只剩下陶老爷的远支亲属了。陶老爷的后人现在居住在乌兰巴托。”

赵虎上前，靠近王克南，问：“营长，岳飞当年就是在这里围困的金兀术？”

张学也抢着说：“听说塔虎城每天半夜都有神驴为金兵运粮呢！”

看着赵虎和张学一副认真的样子，众人禁不住都笑了。

白玉柱对张学和赵虎说：“塔虎城的民间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有‘八宝琉璃井’的传说，‘金兀术斩子过江’的传说，‘塔虎城金银圆宝’的传说等。”

张学仍旧追问道：“塔虎城神驴为金兵运粮的事，原来也是传说啊？”

王克南笑过后，认真地说：“这就是民间传说，其实岳飞还没有渡黄河，就被宋高宗和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回，最后血染风波亭，留下了千古遗憾。你们俩仔细分析一下，孙副营长将要攻打的目标农安，就是金朝的重镇黄龙府，如果岳飞真到了塔虎城，那么金朝不就灭亡了吗？”

巴图巴根赞道：“王营长不仅会带兵打仗，而且还精通历史啊？”

“我在哈尔滨上大学时学的就是历史，尤其对东北的历史还是略知一二的。”

王克南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话间，众人已来到塔虎城区政府的大门口了。看着门口两侧“塔虎城区人民政府”和“塔虎城区人民武装小队”的牌子，巴图巴根笑道：“王营长，让你一个堂堂野战军的营长，来塔虎城区当区长兼区小队长，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王克南摆了摆手：“不，不，旗长，你说哪去了？革命者永远服从组织的安排。只谈贡献大小，不论职务高低。”

进入塔虎城区政府办公室，看见北墙正中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地中

间摆放着一张粗腿厚面未上油漆的长条大桌子，几只长条板凳摆放桌子四周。桌子上方的房梁上吊着一盏马灯。墙角放着一个白茬木制卷柜，这些恐怕就是塔虎城区政府的全部家当了。

王克南刚坐下就不顾旅途劳累，问道：“一连长张宏业和小刘是在什么地方牺牲的？又是怎么牺牲的？”

屋内很静，王克南的问话仿佛使屋内的空气都变得有些凝固了，气氛也随之沉重起来。

好半天，白玉柱表情痛苦而悲伤地低下头，说：“三天前，宏业要去粮店村检查春耕生产，我当时急着去大赉镇办事，就没和宏业一同去粮店。我说给他派几个民兵和他一同过去，被他拒绝了。宏业说春耕生产这么忙，去那么多人干啥？自己和小刘去就可以了。谁知回来路过粮店村北洼子时，被土匪打了黑枪。唉，这都怨我呀！我要是给宏业派几个民兵过去，也许就没这事了。”

白玉柱双手抓着头发，泪水夺眶而出。区长张宏业和战士小刘的牺牲，对白玉柱的打击太大了，同时又让他感到有些内疚。白玉柱这位蒙古硬汉的内心仿佛在滴血。他，对土匪充满了无比憎恨，更无法抑制住情感上的打击。

张宏业和小刘牺牲后，白玉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报仇！这回，王克南他们三人来了，他报仇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王克南伸出手，轻轻拍了一下白玉柱的肩，沉声道：“白副区长，不要太难过，不要悲伤，土匪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一旁的赵虎和张学早已攥紧了拳头，双眼喷出了愤怒之火。

“好人，好人呐，张区长可是个好人啊！可怜小刘还是个不满十八岁的孩子呀！这些可恶的土匪，一定会得到报应，都会不得好死啊！”

说话声来自门口。王克南顺着声音望去，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手里拎着水壶从外面进了屋。只见，这人中等身材，腰板硬挺，不胖也不瘦，脸长稍黑，腰间扎着一条雪白的围巾。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利索、能干的人。

白玉柱擦去脸上的泪水，赶紧向王克南介绍：“王营长，这是区政府做饭的刘师傅。”

刘师傅听白玉柱这么一介绍，立马微笑着向王克南点了点头。之后，他上前一一给围坐在桌前的众人倒水。

“白副队长，没我的事我就出去了，我在厨房候着，需要我时就喊一声，保证随叫随到。千万别和我客气，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刘师傅又向王克南点点头，很知趣地退了出去。他一直倒退到门口，才挺直身子转身出去。

看着刘师傅的背影，王克南陷入了沉思之中。刘师傅刚才挺直身子的一刹那，身上似乎有一种军人作风。即便不是军人，刘师傅那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刘师傅，准备早饭吧，王营长他们走了一晚上的路，还没吃早饭呢。他们也一定饿了。”白玉柱冲刘师傅的背影喊了一句。同时也打断了王克南的沉思。

“好的，我马上就做饭，半个小时之内，保证王营长他们能吃上饭。”刘师傅答应着走向厨房。厨房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阵“唰唰”熟练的切菜声。

太阳升起，满院子洒满了余晖，万道金光射进屋内。

王克南摘下眼镜，擦了擦戴上后，说：“我动身时，吕团长指示，让咱们立即组建并壮大民兵队伍，增强塔虎城区小队的武装实力，争取一年内全部肃清塔虎城周边的土匪，让人民群众过上安稳的日子。东北野战军下半年就要解放东北的各大城市，目前，咱们首先要稳定郭尔罗斯前旗的大好局势，同时大力发展生产。”

“好，旗委旗政府也是这个意思。”巴图巴根对王克南的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巴图巴根又把目光投向白玉柱，说：“白副区长，你来介绍一下塔虎城区的情况吧！”

“我先说说塔虎城区的匪况。塔虎城区主要有两股土匪在活动，一股是西山的崔作鹏，此人外号‘崔大牙’，崔大牙手下有匪徒一百六十多号人，听说崔大牙去年不知从哪又收了一个军师，外号‘小诸葛’，一肚子的坏水。崔大牙粮草比较充足……”

“崔大牙哪来那么多粮食？”张学忍不住插话问。

“崔大牙和马六子合伙抢过小日本鬼子的粮站。事先崔大牙答应事成后，和马六子五五分成，可他欺负马六子人少，只给了马六子两成，为此，双方发生了火

拼，马六子吃了大亏，死了三个人，从此二人结下了死仇，不再往来。”

“白副队长，马六子盘踞在什么地方？他又有多少人？”赵虎问。

“马六子的老巢在四十家子山，那里山高林密，找马六子很难。马六子人少，只有四五十人，可他们人人都有马，非常便于流窜。这伙匪徒常常是来无影去无踪。马六子打劫村子时，咱们区小队得到信后，每次去都会扑空，就是因为马六子他们有马，来得快，撤得也快。”白玉柱话锋一转，接着说道，“野战军首长建议壮大民兵队伍是绝对正确的，我白玉柱非常拥护，但实不相瞒，目前塔虎城区小队缺少的是武器和弹药，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啊。”

“白副队长，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吕团长答应给咱们一批武器和弹药，估计三天之内就会派人送到塔虎城来。”王克南的话打消了困扰白玉柱心头多时的忧虑。

“太好了！这批武器和弹药来得正是时候！有了这些武器，崔大牙和马六子他们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白玉柱很高兴，双眼迸射出兴奋的光芒，他的心里也异常敞亮，对未来更是充满了希望。

王克南把目光投向巴图巴根。巴图巴根猛地抽了几口烟，烟锅内燃烧着的烟丝一闪一闪地发出红光，并发出滋滋的声响。巴图巴根很快就抽完了这袋烟，磕去烟灰，把烟袋放在桌子上，不紧不慢地做了最后的补充：“我提个建议。这不，王区长来了么，你们塔虎城区要尽快把学校建起来。至于老师的人选嘛，你们先在塔虎城的周边各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实在没有，我就帮你们想办法从郭尔罗斯前旗调一位老师过来。”

“旗长，老师我们这里有啊。我看，八郎村老郭的外甥女月梅就行！”听说要成立学校，白玉柱的情绪一下又高涨起来。

王克南看了一眼身旁的白玉柱，笑道：“白副区长，我刚刚来塔虎城，人生地不熟的，成立学校和请老师的事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王营长，没啥说的。我说的老师人选月梅，是咱们塔虎城区文化水平最高的，日后你要是见到她，保你满意！”白玉柱回答了王克南，也打了包票。之后，白玉柱又提出了一个建议，“旗长、王营长，我看学校就设在八郎村吧。这样四周的村子都能够上，孩子们上学也方便些。”